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情,推出一些名家专栏,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,歌咏长清山水之美,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,为了鼓励新人,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,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,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:qlwbircq@163.com。

# “谎花儿”好看不结果

■莺歌唱晚

陈莹

我们小的时候,谁没有对大人撒过谎呢?有时回想一下儿时的谎言,羞愧之余,会觉得挺有意思;再细细咂摸一下,还可能品出一点儿可爱的味道。

我上小学时,农民有个共同的身份,就是人民公社的“社员”;农村学生是社员的子弟,当然就是“小社员”啦。学校在麦秋两季放“农忙假”,“小社员”干不了重活儿,就去参加生产队的“复收”——到收割过的农田里搜寻遗落的农作物,将复收的成果交还集体,美其名曰“颗粒归仓”。有首少儿歌曲这样唱:“我是公社小社员来,手拿小镰刀来,身背小竹篮来,放学以后去劳动,割草积肥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。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。复收过后,生产队开始“放坡”,谁再拾到遗落的果实,就可以归为已有。“放坡”,是给勤劳而贫困的农民发放的“补贴”和“福利”,让父老乡亲都感到欣喜与满足。麦收时节,老实勤快的孩子半天能捡拾一提篮麦穗;调皮贪玩的娃娃则不然,常常借机东游西逛,逮蚂蚱捉鸟儿,一天到晚的收获寥寥无几,甚至空手而归。

苦累三夏,麦熟一晌。这天临近中午,骄阳似火。村北一片大田里,麦浪滚滚,遍地金黄。社员们怀揣火一般的劳动热情,你追我赶,挥汗如雨;面朝黄土背朝天,银镰闪闪,抢割抢收。地头边有口深阔的机井,我与一群“小社员”将井口团团围住,一个接一个往井里投掷土坷垃,比赛谁溅起的水花儿大。大家玩得兴高采烈,早把拾麦穗的“本职工作”忘到了爪哇岛。眼看就要晌午了,田间的大人已经收拾起工具准备放工。“小社员”们这才意识到,用来装麦穗的书包依然空空瘪瘪。这样回家恐怕不好交差,不禁有些慌乱。我于乱中出错,不慎一脚踩空,“噗通”



一声跌落井中,连呛几口井水。我本能地挺身而起,咦,没想到井水只浸到胸部;真是福大命大,竟然落在了不足半米宽的二磴台上,再往里一步就会水漫头顶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迷迷瞪瞪地抬头看天,只见井沿上探着好几个小脑袋,正惊恐地往井下张望。胆小的孩子吓得直哭,胆大的孩子则大声呼救。

老社员王寿典大爷,平素就以淳朴憨厚而著称。他大步流星赶到井边,一边叮嘱我不要惊慌,一边手脚并用,攀住石块垒砌的井壁,麻利地下到井底。疾奔而至的社员们抛下绳索,七手八脚将我提溜出井口。我像只落汤鸡,不敢回家,只好独自坐在大门边的石墩上发呆。母亲出来找我,见此狼狽神态吓了一跳。我编谎话说,想去井边拾麦穗,不慎掉到井里。一家人都没有大气哈我,反而嘘寒问暖,关怀备至。父亲跑到供销社买了两盒烟,去王寿典大爷家答谢。爷爷奶奶怕我吓傻,悄悄找人为我叫了“魂儿”。除了后怕,我暗自庆幸说谎过关,蔫头巴脑在家呆了好几天;一直到麦收结束,家里没再让我出去拾麦穗,也算因祸得福吧。

在河边长大的孩子,大都有逮鱼摸虾的经历。说来也巧,这年夏天雨水偏少,村南的小河近乎干涸。每到下午,河沟水洼中便多了不少光屁股娃娃,个个晒得黑不溜秋,赛过泥鳅。我虽然不敢涉入深水,但也渴望在浅水中一试身手。有一次就在

没膝的河水中,摸到了十多条寸把长的小鲫鱼,用柳条穿起,像一挂粗大的鞭炮。正待凯旋,又在河边捡到一条死鱼,足有半斤重,不禁心花怒放,成就感陡增。到家后,将在路上编好的谎话,绘声绘色渲染了一番:浑水摸鱼,脚踩活物,迅疾出击,双手掐住。父亲冲我笑笑,说晚上就做给你吃。然而到了晚上,只有那十几条小鲫鱼上桌。原来那条大鱼的肚肠已经糟烂,只好喂猫了。我心里有鬼,不敢多嘴,怅然若失。

老家院子里,有棵经年的石榴树,每到五月,红花满树,如火似霞,鲜艳夺目。渐渐地,有些花儿蔫了,变成了果实;有些花儿则败了,散落一地。奶奶说,落在地上的花,是谎花儿,长得虽然好看,但不结果实。母亲说,就像有些人说谎话,再好听也是假的,不能给别人带来益处。父亲说,谎花儿落了,还能沤肥;谎话多了,只能骗人害己。做人要实诚,不能学谎花儿。

这些话,我当时似懂非懂。等自己当了父亲,才恍然大悟:其实,洞察秋毫的大人在小毛孩儿面前,哪能看不透此地无银的表演,听不出漏洞百出的谎言呢?之所以不直接戳穿,是因为小小的谎言中,大半的成分是天真、童趣和幼稚的表现欲,构不成大错,倒有一丝初生的机智蕴含其中;正如石榴树上好看的谎花儿,虽不结果,但可暂时养人眼目,无伤大雅。说到根子上,大人的宽容,不就是深切的关怀和细腻的疼爱么?

## 长清老酒厂的老酒窖

于梅

长清不仅是防护器材之乡,还是酿酒之乡。说到长清的酿酒厂,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清的老酒厂。长清老酒厂创建于1948年,厂址位于长清城区以北,当时主要产品有白鹤泉特酿、白鹤泉陈曲、灵岩美酒、金瓶酒、萃曲、美味春、灵岩白酒等。其中白鹤泉特酿、白鹤泉陈曲酒在1986、1987年被评为省优质酒。而白鹤泉在长清也有着“长清小茅台”的雅号。

近日,本报记者有幸参观了长清老酒厂的地下老酒窖,酒厂的老酒窖建于1971年,外观朴素,看起来就像一座厂房下面的普通地窖而已。但进入里面,仍然让人震撼。里面是一排排的大酒缸,每个酒缸可以盛放千斤白酒。酒缸的密封红

绸都已经显得破旧,透露着陈旧的历史气息。透过缸壁,阵阵酒香扑鼻而来。

地下酒窖北面就是河岸,因为处在地下,酒窖地板与酒厂北边河岸的水平面齐平,因此酒窖恒温恒湿,常年温度保持在8℃至16℃。据介绍,这个温度和湿度有利于白酒的老熟和陈酿。酒厂的刘总介绍,几十年储酒的老酒窖,更是有着不可多得的天然微生物群,经过在地下酒窖储存的酒口感好,因为酒在地下酒窖时间一长,就形成了一个自然封闭的微生物环境,使酒体在自然静态的环境中自然升华。

在这炎热的夏季,走进地下酒窖都感觉凉飕飕的,酒窖的藏酒散发着清香的气味。酒厂的工作人员介绍,白酒中的某些分子不太稳定,在窖藏过

程中会由于适度的温度与环境发生某些化学反应,产生新的酯类物质,而酯类物质是白酒香气的主要来源,所以窖藏的白酒会更香,这个窖藏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除杂增香。在窖藏的过程中,白酒在适宜的温度下透过容器吸收着日月的精华,大地的灵气,窖藏以后的白酒口感会变得绵软柔和。

旧窖老池,这是酒厂的宝贵财富之一。酒厂工作人员为了酿制美酒,专门从南方名酒厂买来过50年以上的酒池窖泥。老窖泥和老酒窖,都是长清酒厂的宝贝。



扫一扫,请关注「齐鲁长清」



老酒窖

## 难忘“耕牛吆喝曲”

马光仁

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,农民就一直畅想着农村实现“点灯不用油,耕地不用牛,吃水不用轱辘头(一种从井里往上提水的工具)。”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农业机械化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,现时农村的畜牧耕牛快要绝迹了,取而代之的是“突突突”奔跑的“铁牛”,各类新型农业机械大显身手,五花八门的大中型拖拉机代替了笨拙的畜牧耕牛唱起了主角,在农耕工作中唱起了“主角”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还是生产队时期,我的伯父是犁地的一把“好手”。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,一个星期天,我跟伯父去给生产队犁地。伯父来到生产队的饲养处,将一头大黄牛从拴牛轭子上解开缰绳,然后给牛搭上牛梭子,套在牛的颈部。这个工具很重要,也很重,因为牛拉犁的力量全靠这里传出,所以要结实又要光滑,这样牛才不会伤到。在这个牛梭子两端有一个孔,一根绳子在两孔中穿过,绳子是牵引所拉器具的。在搭牛梭子时,牛绳挡住了牛腿,伯父又一拍牛的后腿,一声“抬”,大黄牛顺从地抬起后退,套好后拉上一个木拖车,拖车上放着犁地的犁,只听伯父一声“驾”,老黄牛就走开了,到了前边一个十字路口,伯父又喊了一声“哟-哟”,只见大黄牛转向左边的路,到了地点之后,伯父一声“吁”,大黄牛就站住了,我觉得很有趣。

伯父在地头上卸下犁,又把大黄牛的套索挂在犁的牵引钩上,整理了一下大黄牛的套索,一声“嘚”,大黄牛拉着犁直直地向前走去,田野上立刻呈现出一幅原始、古朴的耕牛图,蓝天白云下,大黄牛牵引着犁,犁牵引着伯父,伯父一手握着牛鞭,一手扶着犁把,把腰弯成犁铧的姿势,一边吆喝,一边在空中挥舞着鞭子。犁前面,牛蹄子踩出的凹坑被犁铧迅速淹没,犁后面,伯父的脚踏在松软的泥土上,脚丫间挤压泥土的声音,就在地里头传播。犁头“哗哗”地过去,泥土在伯父的犁下跳跃成了一串串音符。到了地头,伯父又“哟-哟”了两声,大黄牛温顺地左转回过身,踏着刚才犁开的地走去。

在犁了一个小时后,伯父一声“吁”,大黄牛就站在地头上气喘吁吁,伯父走到大黄牛跟前,拍了拍大黄牛的头,大黄牛像是知道了要歇着的意思,前腿一跪,就蜷缩趴在地上,喘息了一会儿后,就嚼磨起来。伯父讲,牛是一种反刍动物,吃草时把草吃下去,休息时再把草倒上来进行咀嚼。伯父又给我讲了赶牛的指令:“驾”是走,“嘚儿”是行,“稍”是倒退“吁”是停,“翘”“抬”是抬腿儿或过沟坎儿,“哟-哟”是左转,“喔”是右转。50多年过去了,这赶牛的“吆喝曲”至今使我难忘。